

岁月凝香

■七 南

—

记忆的源头，是一条无名的河流——并非无名，不过是那时我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只是随乡邻们一起喊它“河”。“河”，是父亲的河，是母亲的河，后来也是我和弟弟的河。

人间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哺育生灵、滋养万物的使命。这条河流自然也不例外。母亲告诉我，她小的时候，河水清澈，田间劳作累了，在河边捧了水就能喝，鱼虾丰美，在岸边用竹筐就能舀到。我知道它的名字时，已是少年。

“颍河，颍河。”我在心里轻声呼唤，那种亲切，像一个游子呼唤远方的母亲，又像呼唤在水一方的伊人，内里已是排山倒海，表面却是声色未动。

颍河古称颍水，相传因纪念春秋郑人颖考叔而得名。颍河属淮河支流，发源于登封嵩山，经许昌、漯河、周口、阜阳，在寿县正阳关注入淮河，全长620公里。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春秋流到现在，它在中原大地上流了千余年，流过秦汉魏晋，流过唐宋明清，流成了一根长长的飘带。这条飘带串起沿岸一个又一个村庄，如我的老家钮王，母亲的娘家洼孙，还有白庄、西刘、后黄、瓦屋赵……

风吹过，铃铛作响，发出亲切的乡音。多年以后我在异乡，这样的乡音常作梦的尾音，作为迎接黎明到来的序曲。

二

记忆里，颍河一直是一条美丽的河。

一出正月，春天就来了。风吹面不寒，草芽争先恐后地钻出地表，花袭两岸，杏花、桃花、梨花赶着趟儿开，紫花地丁、婆婆纳、蒲公英、荠荠菜、鱼灯草……大大小小的野花，或紫或青或蓝或黄，将颍河装扮成一条花的河。尤其在春夏之交，堤岸边的桐花绽放，人在花下走，头顶是繁花筑就的穹顶，花香馥郁，让人庄生晓梦，至今思之未醒。

夏天下过几场暴雨，河水暴涨，有时会淹没河滩。裹挟着两岸的泥土，河水会混沌不清，但因河面扩张，会显得比平时汹涌。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和弟弟，弟弟坐横梁，我坐后座。到了一座桥上，就是岳飞当年追击金兵途经土垠河（今颍河）时遇到并为之命名的那座石桥，曾是官道必经之地。父亲停下，我和弟弟趴在桥上，看颍河的水、听颍河的海声。

湍急处，颍河的海声犹如万马奔腾，缓和时宛若袅袅丝竹，一动一静，彰显出一条河流的狂野和娴静。有时对着河流呐喊，童声被水汽接住，揉碎在颍河的海声里。有时捡了

流金岁月

■瓜 庭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里炕烟需要煤，农户烧锅炼灶、烤火取暖也需要煤。炕烟、烧锅的煤燃烧时冒浓烟，俗称“烟煤”，多产自平顶山；烤火取暖的煤，燃烧时冒烟少，俗称“明煤”，多产自禹县（今禹州），尤以白坡、梨园等煤矿的煤最佳。

那时，县里设有煤建公司，主要供应厂矿企业、机关及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用煤。因为是计划经济，煤和其他商品一样，不但凭票供应，而且量非常有限。生产队和农户用煤得去百里外的平顶山甚至更远的禹县拉运。

拉运工具主要是大牲畜拉的马车和人拉的架子车。个别生产搞得好的生产队有一“套三”（体壮、个儿大的骡子驾辕，两匹马拽梢儿）的胶轮马车。去平顶山拉煤，要起个五更、打个黄昏，一趟一切顺畅的话，一天可一个来回，一趟可拉三四千斤。

但多数生产队穷，没有马车，拉煤得靠人拉着架子车来回。当然，去拉煤的都是些青壮劳力。一般一个生产队一趟派出五六辆架子车搭伴儿前去，为的是路上能互相照应。如果一个村有好几个生产队，路上遇着了，一溜儿几十辆架子车，那场面是很壮观的。出门前一天，拉车人又是修理车子又是准备干粮，备齐气筒、锉子等一应工具。去时是空车，为了省力，两辆架子车连在一起你拉我一程、我拉你一程。回来是重载，少则千把斤，多则千余斤，来回三五天，其艰辛可想而知。

当年的拉煤人多已作古，尚健在的拉煤人回忆起当时拉煤路上吃的苦、作的难，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岁月是漂在河上的船

石子往河里丢，石子溅起的水花还没有河水流经的浪花高……

顺河西行，我最远到过九女冢。某年大年初一，母亲带我徒步很久才到。麦田里几座高大的坟冢，烧纸祈愿的人很多。后读相关资料，才知坟有九座，东排五、西排四，占地三百余。关于九女冢的传说，众说纷纭，无证可考，我更倾向于“九天玄女葬于此”之说，好为我的河流增添一点儿神话的迷离之色。

三

守守一条河，就是守着诗意过活。春天少不了“有鸣仓庚”“采采卷耳”“桃之夭夭”；初夏熏风自南来，吹过五月的麦田，吹过河南，河上浪沾上麦田的青黄，也变成青黄色。盛夏时，亭亭的玉米林撑起两岸绿色的纱帐，可堪“绿竹猗猗”之境；秋天蒹葭苍苍，芦花似雪，虫鸣唧唧，“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了冬天，大雪漫坡，天与云与岸与水，上下一白，树上落雪，仿佛枝上生花，河流只剩瘦细的一线，破雪东流……

大舅在颍河北岸种了桃树、杏树和李子树等，用拖拉机引河水灌溉，三五年便成林。那些果树花色浅白或淡粉，在阳光下、在风里、在雨中，都美得不像话。“花褪残红青杏小”——那是另一种美。果熟时节，果香在空气中发酵，馥郁得似乎抓一把就能酿酒。

大舅是洒脱之人，果园不忙时，他常独自撑一根竹篙，驾着铁皮小船，漂在河水上，有时打鱼，有时喝酒，无关晨昏，无论冬夏。后来，我读到韩偓的诗“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时，立即便想到大舅。他在颍河边长大，颍河的水是他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他对颍河是爱的，深深爱的……

然而也恨。很多年前，颍河夺去了一个少年的生命，中年丧子之痛竟与外人道？爱恨交织最让人痛苦，他却在爱恨交织里活了一辈子。

那么遗憾，我曾数次登临大舅的铁皮小船，却未曾有过一次乘着它漂到河的那一边。

四

年幼时，觉得颍河是一条大河。清晨，太阳从河水里湿淋淋地升起，橘色光线照耀河面，射向远远近近的村庄；黄昏，太阳回到河里，在月亮升空之前，用最后的余晖撑起人间的光亮；水月相映的夜晚，颍河是一片温婉的银色，水流趋缓，宛若静女轻轻吹响陶笛……

后来见过长江的不尽滚滚、黄河的顿失滔滔，甚至大海的辽无际涯之后，才觉得它实不算大，甚至是渺小的。近几年，它却在我心里重新辽阔了起来。

当年拉煤那些事儿

吃加工饭

返回的路上，人拉着千余斤的车子，头伸背弓如犁铧，埋头拉车一个劲地往前拱，挪一步就离家近一步。到了饭点儿，见路旁有做加工饭的，停下车子，用“点棍”（盈握粗、三尺来长的木棍）支稳车身（免得车胎受重压而散气），拖着快散了架的身子向路边的小屋走去。

做加工饭的多是夫妻，临路搭一间小屋，麦秸苫顶。临门口盘一炉灶，挨着炉灶摆一张案板，靠后墙支一张小床，供做饭人晚上休息。做一顿加工饭的费用是一人两角钱，没钱也可用煤抵。而是拉车人自带的，做加工饭的只管把面活好、擀成面片儿做熟，外加油、盐、酱、醋、葱花儿、青菜。

一天，村上的大娃和二贵从禹县拉煤返回，又饥又累，夜里十点多才遇到一处做加工饭的。二人停放好车子，进了小屋，与做饭人谈好了价钱，称了三斤面粉让他们做，并交代：“多添点水啊。”做加工饭的夫妻只顾忙，还未来得及吃晚饭，就故意多添了两瓢水，想着他们要是吃不饱的话，顺便也吃点儿，晚饭也就省了。

满满的一大锅面片儿烧好了，大娃和二贵你一碗我一碗喝得山响。做加工饭的夫妻在一旁看着，暗想：这一大锅面片儿你就是个牛肚子也喝不完。

眼看剩了一个锅底，大娃问二贵：“你喝了几碗？”“我喝了七碗。你哩？”“我喝了八碗。干脆，咱俩松松裤

母亲说，她小时候，河里的老鳖有脸盆大。霜降时节，它们会沿着月光爬进红薯窖里，在窖里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春暖花开时爬出红薯窖，在暖阳下晒它的盖子。我当然从未遇见过这样的情景，但母亲的描述已在我的记忆里生了根。

沿河行走，一边走一边看淙淙流水，河水流过两岸的风景，流过四季，也流过我的脚步。风贴面吻过，吹向河面，吹向远方。河面粼粼波光，如烁碎银。我的心平静之余有一种激荡难以言说，仿佛脚下的每一

步，都能与曾经的脚印重叠，几欲穿越时空，回到人生初见之时。

桥上凭栏，看河流蜿蜒，听风行似歌，鬓未星星，却已心起沧桑。河流再平缓，也有不竭之力。它昼夜不息，将一波又一波的河水带走，同时也带走了我童年的梦幻和少年的忧愁。“碧水东流至此回。”河水和浪花终有被带回的一天，而我的梦幻和忧愁却在东流入海的途中，化为云雾，散作烟云。

岁月是漂在河上的船，以往事为帆，爱恨为风，驶向无返之岸。

诗风 词韵

我和母亲之间

■特约撰稿人 朱红蕾

岁月的风声满袖
我们之间，隔着荣枯交替的年少
此刻，天地正朝着春日的河流倾斜
母亲你看，迎春花又开了

往事随风。洞箫曲的叙述从云端落下
从一本相册到另一本相册
从一个你，到我们
照片的碎花裙，一遍遍为往事加冕
青春终将是一地山水，平静如远方

此刻，我正在靠近你的河流
像一个星球靠近另一个星球
往事在云朵里下雨
教我看清尘世的艰辛

这些年，我穿越寂寥沉默的中年长路

思考越来越长，日记越写越短
一个嗜睡的人有了失眠的纪录

这些年，有坚硬
我单枪匹马，带着本真奋力奔跑
一次次杀出绝望的重围
把刀锋和悬崖抛在身后
用爱，躲避着命运困顿的寒冷
用光，对抗着生命里黑色的幽暗

这些年，也有柔软
依然渴望光阴的温柔卷走额头上的白雪
依然喜欢逆流而上退到至善至初的源头
依然会一个人，突然就泪流满面
但已经不再惧怕大雪压境

母亲，我正在时间的河流里一往无前
并渐渐成为你河流的那部分



油画 故乡的河

左国顺 作

心语 低诉

写小说的五味杂陈

■特约撰稿人 曲从俊

于创作者来说，小说犹如海市蜃楼，看似近在眼前，却又难以触摸，因为它是虚幻的。诚然如此，当我每每完成一篇小说，总会有人问：这篇小说是你的真实经历吗？你想表达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其实我很难做准确回答。要知道，当作者的创作完成后，有关该作品的一切话语权，包括其命运已然不属于作者本人，而且在作者谈起其最初的想法时，往往没有读者解读得丰富和富有内涵。余华曾说：“我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多年。三年前读到某语文老师做的教案，我觉得分析的非常好，可是让我考试的话肯定不及格。《兄弟》上部出版后，有人对我说，开始阅读时觉得脏兮兮的，读到后面感到深刻，因为革命来了连脏兮兮的生活也没有了。我对他说，你说得很对，但是我写作时没有这么想。”这说明，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联系到我的创作经历，我在创作小说《我有一个梦想》时，那种复杂纠结的心情，至今仍然难忘。

《我有一个梦想》是我以儿童视角书写的第二篇小说，第一篇是《我是一只小小鸟》。决定要写《我有一个梦想》的触点，源于朋友家孩子的一个眼神。朋友离婚了，一天我去朋友家玩，进门时再次看到那孩子。在我的印象中，那孩子以前挺开朗的，爱说爱笑，嘴巴也甜。但这一次，我发现孩子变化挺大，总是低着头，不苟言笑，要么就躲在角落里。与朋友告别时，那孩子走出房间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足以让我的心很痛了。因为他的眼神中，有种让人难以名状的复杂意味，有胆怯、有痛苦、有迷茫也有冷酷，总之“内容丰富”。这些丰富的内容叠加在一起，便将我刺得心绪

别样 情怀

名字的故事

■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

我曾经非常喜欢自己的名字。在我眼里，“韩”字写出来方正端庄，叫出来悦耳动听。当年，爷爷千里迢迢从河北定州辗转来到我们村落户，打破了村里没有韩姓人家的纪录。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有了好的姓以后，还要有一个好名字与之搭配。我的奶奶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小脚老太太，但她为我取的名字还挺富有诗意呢。起初，我并不知道“月琴”这两个字有什么特殊含义，一度以为她跟村里的素娟、秀玲、红丽一样乡土味十足，虽然俗气，却也寄予了长辈们的美好愿望。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阵子班里流行查名字，就是在字典里查一查自己的名字有什么含义。没想到，那一次查字典让我心花怒放——字典里，在“月”字后面的释义栏里，赫然写着个词：月琴。后面还有对这个词的释义：一种乐器。原来，月琴居然是一种能够弹奏美妙乐曲的乐器！这个发现让我喜出望外。从此，在我自己自己的名字已经不再属于俗气这一类别了，对她的喜爱也与日俱增。

日子一天天平静地走远。师范毕业写赠言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这样写道：“月琴——月光下弹琴，多么美妙的意境，富有诗意。希望你的人

生也如你的名字一样，永远充满诗情画意。”这样的赠语叫人怎能不喜欢？在我眼里，它真是字字珠玑。工作以后，有了QQ号和淘宝账号，我为自己取的网名就是“月夜琴声”。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突然有一天有了讯息，互加好友的时候，他说：“这个网名一看就知道是你。”因为这美好的寓意，这个网名我一直沿用至今，舍不得更换。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我渐渐地认识到，名字其实只是一个代号，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并无本质的区别。喜欢自己的名字也好，讨厌自己的名字也罢，它都会伴随你终生，单纯为了自己的喜好去改名字的并不多见。人这一生，贫富祸福，轰轰烈烈或者平静如水，并不是由名字决定的。你是愿意过拼搏奋斗的人生，还是过宁静淡泊的人生，都在于自己内心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想通了这些，名字便不再有好坏之分，也就没有了对名字的好恶之感。

人到中年，早已看淡了得失。我越来越喜欢这句话：“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上天另有安排。”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职场女性，努力工作很重要，认真生活也很重要；柴米油盐很重要，喝茶赏花也很重要。最不重要的，我想大概就是这作为代号的名字了。

围城 内外

送你一只小猴子

■特约撰稿人 包广杰

晚上，我和妻子散步，边走边聊。不知道聊到哪句话时惹她生气了，她扭头往家走。我也有些生气，受不了了她动不动就要小性子。于是，我索性不理她了。

春寒料峭，孑然独行的我冻得直发抖。不远处灯火通明的超市成了我温暖的避风港。在超市二楼的书屋，我挑了一本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不觉间，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抬头放松的一瞬，我看到邻座的圆桌上有一个绿色的小玩意，而座位上空无一人。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可爱的玩具猴。它巴掌大小，绿色的猴身有些破旧，很显然是小孩子玩过的。我虽然年过五旬，但仍有一颗童心，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只绿色的小猴子——瞧，它那双漆黑的眼球似乎在看着我转动，绿色的手臂环举在绿色的圆脑袋上方，淡粉色的手掌

难宁。那一夜我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想：朋友与妻子的婚姻破裂，对那孩子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伤害？而那一夜，孩子的眼神就像钉子似的，钉得我心痛不已。我又想，其实比我心痛的是那孩子呀。也因此便有了《我有一个梦想》这篇小说，有了“小宝”这个孩子。

如果说，《我有一个梦想》是“我”对婚姻破裂的愤怒，那么我另外一篇小说——《我为谁等待》则是对婚姻破裂的无奈表达。

在《我为谁等待》中，虽然内容表现的是婚姻危机，但在主题上，我认为是“等待”。当婚姻走到乏味、当婚姻面临破裂，是“冷战”还是“分道扬镳”？在小说中，萧寒和妻子梅林选择了等待。萧寒因为忘不掉昔日恋人萧丽娜而等待；秘书陶晓丽喜欢萧寒，为了在城市占有一席之地，甘愿到农村替萧寒等待。那梅林在为谁等待呢？说实话，写的过程中我是不知道的，当我修改几遍之后，突然发现，她的等待是因为无奈，也是因为“恨”。这个恨，与《我有一个梦想》中的“小宝”一样，源于爱。因为爱所以爱，也可以说因为爱所以恨。但两篇小说结局不同，《我有一个梦想》以悲剧告终，而《我为谁等待》却是圆满的，主人公萧寒在等待中完成了自我发现，梅林在等待中完成了对婚姻生活的发现，陶晓丽也在农村寻找和发现了自我。他们最终回到原点。或许，等待也是一种追求和发现。

米兰·昆德拉说，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我不知道我小说中的“事情”复杂不复杂，但我认为，好的小说一定是在阅读之后，让人会有些五味杂陈，也会有些“复杂”的思考。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家门，瞥见妻子正在卧室铺厚棉被——这就是我的妻子，每次我们赌气、争吵以后，即便怒气再大，她也总是不忘记家务。我拿起小猴子，向妻子走去……